

章的主题、立意、中心、描写方式等作出一个全面的分析与评价。这对于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体现全新的教学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结合教学需求，开展高效互动

很多教师在开展互动教学的时候将课堂设计的“花里胡哨”，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却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应用方法非常单一，且内容较为空洞。这是当今很多教师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对课堂教学的内容掌握不扎实，对高效互动的理解认识不透彻。为了避免这一情况，教师需要在综合课堂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相应的互动教学。

例如：教师在开展《观潮》这篇文章教学的时候，可以先让学生进行阅读。通过阅读，此时学生对文章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然后，教师再开展互动教学。如，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师视频让学生观看钱塘江大潮向岸边涌来时的壮观景象，并且可以与学生进行师生活动。问：“大家有没有谁去过钱塘江观过潮呢？”此时，必然会有学生说：“我去过，钱塘江大潮非常壮观，而且还需要定时观看，每年能遇到一次都是非常幸运的。”为了照顾没有去过钱塘江的学生，教师还可以问：“那么大家有没有去过与钱塘江类似的地方呢？说一说它们的相同之处在哪里？”此时，会有学生说：“我没有去过钱塘江观过潮，但是我去过洞庭湖，洞庭湖虽然是一个湖，但是它在日常中经常伴有两到三米高的浪，而且在潮起和潮落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汹涌壮观。那里风景如画，就像视频中的钱塘江一样美丽动人。”

三、注重艺术交流，体现文化传承

很多教师认为语文和艺术“不搭边”，这一观念是错误的。语文的核心是文学，是汉字。而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另外，汉字讲究书法、讲究结构、讲究象形，所以，这

些都是切切实实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此，教师可以通过艺术交流的方法对学生开展语文课堂教育。

例如：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对《观潮》这篇课文进行深入的阅读，并且分析其文学价值。在小学生的理解中，文学价值与修辞手法是一样的。所以，其主要分析重点会落在修辞手法的应用上。通过分析会发现，作者在描写的时候用到了很多拟人手法、比如首发、排比手法以及夸张手法等。经过分析，学生会感受到修辞手法的应用对文章整体呈现效果的重要作用。另外，教师在对小学生进行生学词的教学时，可以综合硬笔书法的书写方式对学生培养，并且要对学生讲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书法的文化传承与发扬。这对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有着较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的教学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对汉字、简单的写作手法以及社会百态进行深入的理解与学习。在这一基础上，学生的个人素养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发展与提升，而且还能促进学生的认知理念与生活态度发生相应的改变。所以，教师在对小学生开展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合理的方法来创设相应的课堂教学情境，从而带动学生的学习能力与学习水平不断发展提升。

参考文献

- [1] 刘晓丹. 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的困境思考[J]. 中国新通信, 2019, 21(22): 181.
- [2] 李春雄. 浅谈如何在小学六年级语文教学中架设阅读与写作的桥梁[J]. 广西写作学会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2019年广西写作学会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三期座谈会资料汇编. 广西写作学会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广西写作学会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 2019: 138-140.

新课标背景下的日语高考出题现状和趋势研究

——以2011-2019年高考阅读题为例

白露露 王 琪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本文以2011-2019年的日语高考阅读题为研究对象，以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03年版)以及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为依据，探索在实验版新课标和新课标指引下的高考阅读题出题现状和未来的出题趋势，得出以下结论：2011-2019年阅读题的题材逐渐丰富，体裁以记叙文和说明文为主，阅读题考点分为四种，今后将逐渐增加新课标要求的“理解语篇具体信息、理解文章说话人情感”等内容的考题。

【关键词】高中日语课程标准；日语高考阅读题；试题分析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7.1079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Japanes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Japa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Senior high school (2017edition)

——Take 2011-2019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ading as example

BU Lulu, Wang Qi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ading questions in the Japanes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2011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akes the Japa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Senior high school (2003 edition) and the Japa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Senior high school (2017 edition) as the basis to explor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reading questions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topics of reading question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 from 2011 to 2019, and the genres are mainly narrative and explanatory essays.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article tends to be stable, and the test sit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what's more, "understanding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eaker's emotion of the article" required by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will be gradually add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Japa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senior high school; Reading questions for Japanes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alysis of examination questions

一、引言

2003年，国家颁布了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实验版)，随后日语高考试题在题型、考点等方面依据课标要求不断进行改革。2014年教育部研制印发了《关于深化课程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说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标准已发生变化，也给2017年版课标的制定提出了新要求。2017年版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中，规定了日语学科核心素养，提出了学生需要形成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即学生通过日语课程学习，获得运用日语理解与表达的能力、提高思辨能力和多元文化意识、培养终身学习能力，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多元文化沟通等品质与能力的人^[2]。与之相适应，日语高考的出题方向、标准、内容等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调整，高考命题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深入理解课标，准确把握课标的内涵，应对高考的检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关心的问题。

目前国内有关日语高考试题的研究最早见于1984年，从研究视角来看，多以单一年度的试题分析为主^{[3][4][5]}，也有以近两三年度高考题为对象的研究^[6]。从研究内容来看，有对高考试题进行综合评析的，如李雪峰、高升^{[3][7][8]}；也有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如高升、程青等人，并同时提出了高考日语作文选材要贴近考生的实际生活^{[5][6]}。日语高考题的题型经历了若干次变革，1983年增加了阅读题，1998年新增作文题，2005年将高考试卷分为听力卷和非听力卷两种类型。李雪峰和高升对日语高考新增阅读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阅读题考察学生的思维品质，提高学生的语言技能^{[3][5]}。高考题的研究年度虽不同，但单词量、题量以及题型成为了日语高考题的分析重点，李雪峰认为，单词量增加，高考试卷的可靠性会增加^[3]；程青和姜芳对2016-2018年语法题的考点以及阅读题的单词量进行了对比^[6]；高升以及程青等人在分析阅读题时均把题量作为比较的尺度^{[6][7]}。

总之，国内有关日语高考题的先行研究，理论分析的成果数量较少，或是研究的年限单一，或是研究的时间跨度停留在21世纪以前，对于2003年课标对高考命题的引领作用、趋势、路径等的分析不够深入，对2017年版课标如何引领高考命题的问题研究尚未见刊。2017年版课标指引下的日语高考命题改革趋向问题研究，伴随着高中日语教学的兴起，既有理论研究的必要，又有实践教学的必需。为此，本研究尝试以2011-2019年的日语高考阅读题为切入点，具体分析课标引领下的日语高考命题改革现状与趋势，以期对从事日语教学研究的教师提供理论研究的借鉴和实践探索的指引。

本文选取2011-2019年高考题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假设：第一，2003年实验版课标至2011年已运行7年，在高考试题中呈现课标要求的探索和检验阶段已完成，在高考题与课标的关系把握上趋于成熟。2011-2019年的高考命题规律能反映课标与试题间的规律，研究这个规律，对我们研究2017年版课标对日语高考题的指引作用具有指导意义。第二，2018、2019年的高考题已开始尝试融合新课标的要求，尚在探索阶段，2017年升入高中的学生将于2020年参加高考，是新课标指引下培养的第一批学生，2020年后的高考题在体现新课标方面必将有新的举措和改革。

二、日语高考阅读题的题材分析及出题倾向

题材分析是有关高考阅读题话题的考点分析。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03年版)包括生活、学校、自然和社会4个领域，涉及个人信息、课外活动、环境地理、科学技术等17个基本话题^[9]。根据课标要求，2011-2019年几乎每年的阅读文章均出现了4个话题，如：2011年的四篇文章分别涉及的内容是日常生活、历史人物、礼仪礼节以及奥运会；2012年涉及数学学习、语言文化、礼仪礼节以及学习方法四个方面的内容；2013以及2014年均只出现了3个话题，2013年的话题分别是生活、社会经济以及待人接物；2014年的内容是生活、历史人物以及人文修养，其中待人接物以及人文修养是2003年课标缺少的话题。

2011年后的每年日语高考阅读题均有出现2003年课标中未涉及的文章题材，如：2015年的第二篇阅读以社会责任为话题；2016年的第一篇阅读以日本的风俗习惯为话题；2017年的第一篇以及第四篇阅读分别以社会福祉和人文素养为话题等，这些话题均在2017年课标中得到补充。与2003年版高中日语课标相比，2017年的文章主题更加丰富，将原有的生活、学校、自然和社会四个领域完善为生活、人文、自然和社会四个范畴，每个范畴均包含八个主题。2017年版课标将2003年课标中的“学校”这一领域融入到生活的范畴，并增加了与“人文”相关的主题。近几年阅读文章中常见的主题，如：礼仪礼节、学习生活、健康生活以及志愿服务等内容同时出现于2003以及2017年版课标要求中，体现了这类话题的重要性，因而在今后的日语高考阅读题中这类话题的文章仍会成为出题热点。

2017年版课标颁布后，2018以及2019年的阅读题题材开始按照17年课标的要求进行选择，2017年课标后的阅读题在题材的选取上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如：2018年的第二篇阅读介绍了作者存储和使用零花钱的方式；2019年的第四篇阅读回忆了作者遇到一个好老师的经历等。这些事件会出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了2017年课标中以接近真实的情境为试题载体的要求^[10]。随着日语高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阅读题在题材的选取上会更加丰富，更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

根据2017年日语课标的要求，主题内容应尽量选取如校园生活、社团活动、社会服务、健康生活、礼仪礼节、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文明等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10]。目前已出现了礼仪礼节、风俗习惯、社会文明三个话题，其中以礼仪礼节为话题的文章出现的频率最高，近九年共出现5次，以风俗习惯和社会文明为话题的文章各出现1次。随着课标的继续推行，今后有关校园生活、社团活动、社会服务的主题也会陆续出现在日语高考阅读题的文章中，“礼仪礼节”这一话题作为培养学生为人处世的重要指标，在未来的日语高考阅读文章中会继续存在。

三、日语高考阅读题文章体裁分析及出题倾向

2011-2019年的日语高考阅读题的文章体裁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应用文四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说明文，近九年共出现19次，记叙文和议论文分别出现了9次、7次，而应用文仅出现了1次。具体而言，2011年出现2篇说明文、1篇记叙文和1篇议论文；2012、2013年均出现3篇说明文、1篇记叙文；2014年出现2篇说明文、1篇记叙文和1篇议论文；2015年出现3篇说明文和一篇记叙文。近九年的日语高考阅读题中，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说明文和记叙文，唯独2016年只出现说明文一种文体。2017-2019连续三年出现三种文体，其中，2017与2018年的文体形式分为记叙、议论和说明，仅2019年出现了应用文，并以通告广告的形式出现。从中可看出2016年的高考题是新课标出现前的过渡，对阅读题的把握似乎有点举棋不定，文体较单一。

新课标对日语文章的文体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新闻报道、邮件信函、日记博文、记叙论述、文件公函、通告广告、调研报告、文学作品、社论评论、网络信息、即时通信等内容^[10]。目前出现的文体形式单一，主要以记叙论述的形式出现，随着日语高考进一步完善，今后邮件信函、日记博文、网络信息、即时通信等贴合时代和学生生活的应用文也会逐渐出现在高考阅读题中。

四、日语高考阅读题考点分析及出题倾向

除2016年外，2011-2019年每年的20道日语高考阅读单选题可分为四种题型，分别是：文中的词义或语义理解题；理解文章作者意图的考题；前后文逻辑关系理解题以及文章的综合理解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 词义或语义理解题

对文中词义的理解题包括对指示代词的理解以及对文中某一具体单句的理解。其中，指示代词“そ”系(包括指示代词加名词)考察的最多，2011、2012年均出现2题，2013年出现4题，2014年出现1题，2017-2019年平均每年出现2题，如表1所示。

表1 2011-2019日语高考阅读题考点分析1

年份	指示代词题量	词义理解题量
2011	3	2
2012	2	1
2013	5	1
2014	1	3
2015	0	3
2016	2	3
2017	1	1
2018	2	1
2019	3	2

指示代词的考题出题形式单一，考点明确，需要学生能理解上下文的指代关系，通过分析析出答案。

词义理解的另一类考点是对文中具体单词的理解，如2011年考察的“競輪”和“両方”，2012年考察的“数学の才能”，2013年的“加工水”以及2014年的“左右”等。这类考题一般是抽取文中能代表文章中心内容的单词进行考察，如：2011年第四篇阅读的话题是奥运会，因此抽取了“競輪”这一单词进行考察；2012年的第四篇阅读讲述了数学学习的相关内容，词义理解题便考察的是“数学の能力”；2019年的第三篇阅读对日本书道的学习方法进行了说明，词义理解题便考的是“集中力”等。

语义理解题也是近几年的考察重点，2011、2013年出现2道题，2012年出现3道题，2016年的语义理解题最多，共7道，其次是2015年，出现了4道题，2017-2019年的语义理解题量分别是1道、2道、1道，相比较2017年前的语义理解题，题量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增加了文章作者意图的理解题。

(二) 理解文章作者意图的考题

除2016年外，2011-2019年每年均有此类考题，2018、2019年出现的最多，均为5次；其次是2012年以及2013年，分别出现了4次、3次，2014、2015和2017年均只出现了1次。理解文中作者意图的提问方式一般为“筆者が最も言いたいことはどれか”，近九年共出现6次。此外也有通过文中某一具体内容来理解作者意图的考题。如：

例1：文中に「わたしは大切なことを学んだ」とあるが、学んだことはどれか。（2013年第75题）

例2：文中に「はくは拳を握りしめた」とあるが、それは何故か。（2017年第57题）

例3：文中に「うん。やってみる！」とあるが、その時はどんな気持ちか。（2018年第61题）

例4：文中に「他の子の真似をしていました」とあるが、その理由は何か。（2019年第71题）等。

(三) 前后文逻辑关系理解题

这类考题主要以连接词填空题以及原因询问题两种形式出现，连接词填空题主要是对前后语句的因果关系、转折关系、并列关系、递进关系等的理解性考察。近九年除2016年外，其余每年均出现了此类考题，2011-2015每年均出现3道题，2017年出现4道题，2018以及2019年均出现了2道题。此外，询问原因的考题也占了较大比重，原因询问题从2011-2013年逐年递增；2016-2019年逐年减少，2016年出现4道题，2017年出现2道题，2018年出现了1道题，2011与2019年未出现此类考题。

(四) 文章的综合理解题

2011-2019年间，有7年出现了文章的综合理解题，2011、2016两年未出现此类考题，2012以及2014年均出现2道题，2015年、2017年均出现了3道题，其余三年均只出现了1道题。出题形式主要包括给文章列标题，出现2次；选择与文章内容相符或不符的内容，出现了7次。

以上四类考题的题量分布如表2所示：

除上述分析的考题外，对文章内容进行运用的考题仅在2015年出现一次，2003年课标要求学生能借助联想思维建立相关知识之间、技能之间以及知识与技能之间的联系，该题很好的体现了这一要求^[9]。考题如下所示：

69. 次の擬音語・擬態語の中で明るく澄んで軽やかな印象を持っているのはどれか。
A. ぐるぐる B. ざらざら C. さらさら D. ごろごろ

70. 次の擬音語・擬態語の中で「水や水分に関係のある音や様子を表す語」はどれか。
A. くすくす B. にやにや C. げらげら D. ぶぶぶ

上述两道题需要学生根据文章内容来理解文中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构词规律，考察了学生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不仅要求学生能把握文中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特点，更要求将文中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内在的知识结构，通过理解和判断来答题。2017年日语课标的“语言知识”中提出了“理解与运用日语拟声拟态词”这一要求^[10]，尽管此类考题目前仅出现一次，但在培养学生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方面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后会成为一高考考点。

以上考题均是在2003年版课标的指引下出现，2003年与2017年课标对阅读技能的要求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个年度的课标均对理解文章的词义、语义、作者意图提出了要求，但2017年课标要求更具体，尤其是在词义的理解上，将理解与运用语言中的指代关系（こそあ）以及理解与运用常见的拟声、拟态词单独列出。此外，2017年课标对2003年课标的要求进行了补充，包括理解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及其观点、情感态度；理解语篇的具体信息；根据语篇中的标题、语句、图表、图像等提取所需信息^[10]。日语高考阅读题在靠近2017年课标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考题，例如：理解文中说话人情感或意图的考题；短语以及单词填空题；理解语篇具体信息的考题以及提取语篇所需信息的考题。新考题的出现意味着学生需要具备与之相应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解文中说话人情感或意图的能力。2011、2013、2014以及2017年出现了理解文中说话人意图的考题。新题型要求学生在阅读文章时不仅要关注作者的写作意图，也要通过作者

笔下的描写来体会文中说话人的情感或意图。如：

例1：文中「ただ実行によって自分の信念を示すほかはない」とあるが、なぜそう思ったのか。（2011年第62题）

例2：文中に「『みんな順番で待っているのよ。』などと注意する」とあるが、その意味はどれか。（2013年第66题）

例3：文中に「がっかりしてしまった」とあるが、その理由はどれか。（2017年第61题）等。

2. 单词辨析和词义理解能力。随着年份的递增，词类填空题也变得更加丰富，从原有的只考察一类词的填空题变为一道题中同时出现两类词的考题，尤以2013、2014、2018年为例，如：

56. 文中の（ア）に入れるのに最も適当なものはどれか。（2013）

A. 考える B. 活動する C. 人間である D. 存在者である

62. 文中の（ア）に入れるのに最も適当なものはどれか。（2014）

A. 同じ B. 違った C. 似ている D. 間違った

64. 文中の（ア）に入れるのに最も適当なものはどれか。（2018）

A. 残念な B. 悔しい C. 悲しい D. 不思議な

这类填空题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单词的基本词义，更要了解词的词性以及词在语篇中的含义。随着日语高考的进一步发展，此类考题将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掌握日语单词的基本含义已不能满足对学生能力的要求，新课标提出的“日语核心素养”需要学生能够建构相应的知识结构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而不仅仅是知识点的罗列。

3. 理解语篇具体信息的能力。对语篇的具体信息理解题主要出现于2015、2017以及2019年，例如：

例1：文中に「座標感覚（方位感覚）を失うこと」とあるが、その例はどれか。（2015年第71题）

例2：文中の「お客さん接待専門の人」は誰を指すか。（2017年第71题）

例3：文中の「ここに集まる大人のみなさん」は誰か。（2019年第60题）

这类考题需要学生能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把握语篇的具体信息，通过理解语篇的具体所指来回答问题。

4. 从文中提取所需信息的能力。2018年起，出现了需要学生把握阅读问题的关键词，并在文中提取解决问题所需信息的考题。如：親戚のおばさんからお小遣いをもらった場合、どうするか（2018年第62题）。询问的是从婶婶那里得到零花钱会如何做，文中还包括记账、购物等零花钱的处理方式，因此这道题需要学生提取的关键信息为“おばさんからお小遣い”，提取出关键词在文中进行定位，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再如：“これまでの教育”では人間の頭をどう見てきたか（2019年第61题）。需要提取的关键词为“これまでの教育”，文中既提及过去的人们看待大脑的方式，也阐述了作者现在看待大脑的方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信息便能快速选出答案。

5. 善于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无论考题作何改变，都需要学生拥有能在高考紧张的气氛中集中精力进行阅读的能力。此外，填空题中出现的句子填空题以及单词辨析题都需要学生运用预测、推断等认知策略来解决问题。而文章的综合理解题则需要学生能够抓住重点，利用推理、归纳等手段分析和解决考题中的问题^[10]。善于运用学习策略，能让学生在学习和推理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考点的出现，要求学生拥有善于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从而提高自己的学习效率，缩短解题时间。

四、结论

根据普通高中《日语课程标准》（2003年版）的要求，2011-2019年日语高考题的题材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身心健康、社会文化以及社会人物四个方面，同时还含有一些兴趣爱好、学校学习、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题材的选取符合课标中“反映时代发展、贴近学生生活”的要求。另外，近九年阅读文章的总长度趋于稳定，每年四篇文章的长度趋于一致，阅读文章的体裁集中，主要包括说明文、记叙文和议论文三种文体。在2003年课标的指引下，2011-2019年阅读题可大致分为文章中的词义或语义理解题；理解文章作者意图的考题；前后文逻辑关系理解题以及文章的综合理解题四类考题。

2017年版日语课程标准完善了2003年的日语课标。随着年份的递增，阅读题的文章题材逐渐丰富，出现了生活习惯、待人接物以及社会文明等方面的话题，文章内容符合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学生特点。在文章体裁的选取上，新增了应用文这一文体，文体形式得到丰富。此外，阅读题考点也有所增加，出现了诸如理解文章说话人的情感和意图的考题、理解语篇具体信息的考题等。新考点的出现，对学生的能力要求也有所提高，不仅需要学生有基本的理解文章含义和作者意图的能力，还需要拥有提取文中所需信息的能力、单词辨析和词义理解能力以及运用学习策略的能力等。

高中日语课程标准是高中日语教育的风向标，也是日语教育今后进一步完善的目标，随着日语高考的进一步发展，日语高考阅读题的考点也会更加多样化。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日语高考阅读题在保留四大考点的基础上，会逐渐增加词类的综合考察题以及日语语言运用方面的考题，阅读题的文本内容也会更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从而在具体的情境中更好的考察学生的日语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日语专业“一流课程”设计实施的原理与核心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JGY20190343。）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 [2] 林洪. 从《高中日语课程标准》修订看日语核心素养的确立及意义[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7, (5): 68-75.
 - [3] 李隽峰. 1983年高考日语试题浅析[J]. 日语学习与研究, 1984, (2): 58-60+107.
 - [4] 高升. 1998年起高考日语试卷题型修改情况[J]. 课程. 教材. 教法, 1998, (4): 41-42.
 - [5] 高升. 2005年高考日语试卷的调整及评析[J]. 日语知识, 2005, (10): 27-28.
 - [6] 程青, 姜芬. 2016-2018年日语高考试卷比较分析[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8, 2(29): 83-84.
 - [7] 高升. 1995-2004年高考日语试卷发展趋势浅析(上)[J]. 日语知识, 2004, (5): 47-48.
 - [8] 高升. 1995-2004年高考日语试卷发展趋势浅析(下)[J]. 日语知识, 2004, (6): 46-47.
- 作者简介:
布露露(1994-), 女, 湖北省随州市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主要从事日语教育研究。
王琪(1966-), 女, 河北省人. 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日语教育研究。

表2 2011-2019日语高考阅读题考点分析2

年份	词义、语义理解题		理解文章作者意图的考题	前后文逻辑关系理解题		对文章的综合理解题	语言知识运用题
	词义理解题	语义理解题		连接词填空题	原因询问题		
2011	5	2	3	3	0	0	
2012	3	3	4	3	1	2	
2013	6	2	3	3	3	1	
2014	4	1	1	3	2	2	
2015	3	4	1	3	1	3	2
2016	5	7	0	0	4	0	
2017	2	1	1	4	2	3	
2018	3	2	5	2	1	1	
2019	5	1	5	2	0	1	